

蒲公英

我也來談談勞資糾紛



拜讀莊勇兄在他的《閒話雜誌》專欄中的大作《從勞資糾紛說開去》感觸良深。

對於勞資糾紛我也曾目睹過一些事故。

記得好像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時的勞資糾紛此起彼落。菲律賓左派勢力方興未艾，一派欣欣向榮，那時的蘇聯對菲律賓虎視眈眈，急於找到進入菲國的切入口。

我的二姑母在唐人街的兩傘巷經營了一間大酒家，是二姑丈的母親創辦的，那時已有好幾十年的歷史，我曾親耳聽二姑丈跟大表哥說：「我們新義興已有百年歷史，這三個字招牌值幾百千」，那時的百千是我們這裡習慣稱呼。百千也就是十萬，以當時的菲幣與美元比值，一美元大約是三塊多至四塊菲幣左右。

二姑丈他老人家語重心長的教誨大表哥無非是訓誨他要兢兢業業守住家庭的事業。

記得有一年，酒樓的工人蠢蠢欲動，組織工會展開勞資談判，工會派出了他們的蝦兵蟹將，在酒樓外示威。

記得有一天，二姑母從酒樓出來，被一個示威的工人威脅。當時，有位長駐酒樓宿舍與我同房的回族青年，他是MINDANAO LANAOS省官員的侄兒。

剛巧回到酒家，見狀勃然大怒，不動聲色地走到廚房，拿起一把鋒利的菜刀，跑到門外，一把抓住那示威僱傭的頭髮，替二姑母解了圍，那把鋒利的菜刀，高高舉起，正要砍向那小僱傭的脖子，要是一刀下去，那小僱傭立刻得身首異處，二姑母見狀，一把將那回族青年的手死死拉住，嚇得那小僱傭尿尿拉了一褲子，從那天起，那些受工會僱用的蝦兵蟹將，一個也不見了。畢竟，刀起刀落身首異處，可不是玩的。後來他們的勞資談判結果，我是不得而知的了。

其實那個年代的勞資糾紛，談判結果，真正的工人有時候連飯碗也丟了，工會是最大的獲利者。

記得有的工人並不熱衷於罷工，他們只圖有個安穩的生活，真正的獲得者是工會，誰不想安安穩穩的有個賴以養家糊口的工作，可惜有時樹欲靜而風不息，好好一份安穩的工作，被那些所謂爭取勞工

利益的工會攪得亂成一鍋粥，不論是資方也好，勞方也好，他們都想安安穩穩的工作。

記得老伴的表弟的工廠也曾發生過，工人罷工事件。那時我的堂弟是勞工部高級官員，好像是什麼仲裁委員，總之是勞工部高級官員，我也曾參與勞資雙方的談判。

當時我帶了相機，被勞方的代表威脅不得拍照，一付凶神惡煞的樣子。我想，我們在明裡這些好漢藏在見不得光的地方，後來我借故腳底抹油，溜之大吉。小命保住要緊，鳥蛋碰不過石頭的。

已經有好幾年沒聽過什麼罷工風潮，如今又蠢蠢欲動，要真的星火燎原，將是國家的災難。

如今世界正處在經濟不景氣的氛圍中，我們這裡就是因為勞資問題，有不少外資工廠早已轉移到越南及其他東南亞等地，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一樁值得有關當局和有識之士應該深入探討的命題。

外國在本地設工廠就像是隻能下蛋的母雞，勞資糾紛得不到完善的解決，沒有人願意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把大筆資金投入勞資不和睦的地方。就像最近如莊勇兄那篇大作中說的那樣，資方多年來省吃儉用，辛勞積儲已過過去，若發生勞資糾纏，很多都會選擇逃之夭夭，脫離這是非之地。

就像莊勇兄說的，勞資雙方都已談妥，是皆大歡喜的結局。

最近我又聽過一個故事，也是這樣結局，勞資雙方都已達成協議，資方在最後與他的家人們決定，不想再淌這汪污水，橫豎他們數十年的努力，已經衣食無憂，兒孫很多在國外深造。

有的不再返菲。老爺以最終決定全家移民外國，做個寓公結束了被勞工折磨得心灰意冷的事業，留下那些勞工一夜之間摔破飯碗，他們能怪誰呢，要是沒有那所謂保護他們權益的工，就沒有如今的結果。

我在商場打滾半個世紀以上，什麼沒見過，如今早已退休也，耄耋之年，總結一個經驗，資方要憑良心，要遵守勞工條例，勞方也不可得意寸進尺，憑借工會的力量，胡攪亂。如此一來，勞資雙方皆大歡喜，這是國家之幸，人民之福。

2026年5月4日

老油條

一封伊朗使館感謝信



2月28日爆發美以突如其來對伊朗的斬首行動，未經聯合國批准的戰爭純屬侵略行徑。無數中國網民對此深表憤慨和同情。引發了數萬中國網民正義聲援，這些中國網民在伊朗使館留下數萬條十四億中國人，民間的建議智慧，網民裡有精通流體力學的大學教授，有瞭解電網調度的高級工程師，有研究中東歷史的學者，有研究不對稱戰爭的專業員，甚至有搞化工廠設計的從業員等等，這些代表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的大腦，通過網絡雲端集結出謀獻策，寫出了數萬條建議，形成了一股超級民間戰略智庫，它們所提出的建議堪比三國時代毒士賈詡的非對稱作戰計劃，寄往伊朗大使館言論區……

2026年3月5日，伊朗使館用全中文發佈了一封官方公開的感謝信。真誠感謝中國人民正義聲援，信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婉拒了中國民間的捐獻援助，在這短幾百字聲明，看哭了無數中國網民，在此國破家亡邊疆之際，他們依然還是風骨錚錚不屈不撓……中國網民獻議出許多千古毒計，無意間徹底撕碎了美以兩國軍事打不敗神話。其實伊朗此次婉拒接收捐款的背後，存在著深遠不可測度的金融防禦戰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現階段尚不接受中國友好組織或個人經濟援助……伊朗的睿智決定，使美以兩國覺得非常破防，在西方的認知裡一個遭受多輪飛彈濰炸，最高領袖被斬首，基礎建築被嚴重損毀，且長期經濟處於被制裁的關家，竟然展示出一種罕見，甚至帶著古老波斯帝國驕氣戰略，深層的戰略和外交考量婉拒……

第一，伊朗向世界宣佈國家的機器並未癱瘓，斬首行動目的要在物理上和心理上，徹底摧毀伊朗的抵抗意志。如果伊朗使館此刻貼出捐款帳號，就等於向全世界，尤其是美國和以色列承認伊朗的國家財政已經徹底崩潰了，波斯民族是一個極度聰明又兇猛族群，他們克制地向美以發出警告，別以為殺了我們的領導人，波斯人就垮了就投降了。你們這些英格魯薩遜和猶太人太小看了波斯人了，今天的波斯民族比以前更加團結，社會總動員敵愾同仇奮起對抗外敵。我們的物資依然維持運轉，我們有底氣，有家底，這將是一場死磕到底的持久戰，美國以色列你們妄想速戰速決將會是落空的……

第二個考量，伊朗不給美西方製造對制裁中國金融的口實，伊朗官方一旦大規模接收中國民間或半官方組織的援助，肯定會被西方媒體和美國情報機構定性是中國正在實質資助伊朗的戰爭機器……美國正愁著找不到藉口，對中國實施更大規模的限制施壓，一旦資金鏈被壓實，美國就能順理成章將這場中東局部戰爭，包裝成民主世界對抗中俄伊邪惡陣營的對抗……。伊朗非常理智地切斷了可能連累中國的藉口，這是一種絕境中依然保持頭腦清醒外交的智慧，是對中國這個最大戰略夥伴的變相保護……

第三自上一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伊朗一直奉行獨立國策，雖然這句話在現代政治中顯得有點理想化，但它深深地鑄就了伊朗人骨子裡拒絕過度依賴外部力量的性格。靠別人施捨的安全是虛幻的，只有靠自己流血流汗打出來的和平才是真實的。這封信句句像一把尖刀刺穿了美以企圖用武力逼伊朗下跪的幻想。伊朗拒絕捐獻這是一場針對美元霸權的金融防火阻斷。現代戰爭最厲害的並不是區區的F-35或戰斧導彈，而是SWIFT系統和美元結算追蹤網絡……

有許多中國網民想給伊朗捐個一百元人民幣。但大家須知道在現實面前，如果伊朗大使館開設跨國收款賬戶，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瞬間就可捕捉到這筆交易，美國與生俱來的邏輯霸道極度流氓，就立刻啟動長臂管轄，凍結你在美國的所有資產，把你踢出全球美元結算系統。伊朗高層非常清楚，假如它收了這筆錢，不僅是杯水車薪購不了尖端武器，尚且反會給中國金融帶來難以估量的滅頂之災……。伊朗婉拒捐款，實質上是在構建一道防火牆，它告訴中國的決策層，伊朗不會為了這筆微不足道的捐款，拖累中國金融體系，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完全脫離美元的封閉測試，這場中東戰爭逐成了全球國家脫離美元體系的一場極限壓力的測試場，向全世界證明當一個國家完全被西方金融核彈轟炸時，它還能靠正道循環和非美元的地下渠道存活下來……

一旦伊朗挺過了這一關，這將成為壓垮石油美元霸權的最致命的一擊，伊朗甚至要求每艘經過霍爾木茲海峽油輪的要以人民幣繳交過路費……

稿於2026年3月8日

陳衍德

懷念禾山鄉親吳民權先生

——重溫我的《旅菲日記》（四）



翻開我的《旅菲日記》，我與在菲鄉親相處的日子，又一幕幕掠過我的腦際。在1992年5月27日的日記中，我寫道：「中午在Cool-in餐館，林耀汀先生請我吃飯。」

吳民權、黃集訓兩位先生日後也要各請我一次。昨天林先生就開玩笑說，他們希望我常來聚談，他們就以請客吃飯作為『束脩』，所以才請我吃飯。飯後一直談到一點十五分才散場。」我與他們幾位不期而遇，每每交談甚歡，常常樂而忘返。而吳民權日後則成了與我來往密切的忘年之交。

吳先生1929年出生於宿務，是第三代華人（祖父早年移居此地），祖籍廈門禾山穆厝。我是禾山寨上人，我與他是名副其實的鄉親。初識不久，6月5日我在日記裡又寫道：「中午在Cool-in餐廳談話至1:00方回。下午4:00到吳民權寫字間，交談一會兒後，他驅車帶我去Army and Navy Club，我在那兒的游泳池游了泳。」跟他在一起有

一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感覺，我沒事就往他的寫字間跑，跟他無所不談。吳先生雖然不像林先生那樣幽默健談，也不太善於表達感情，但他待人誠實實在，我倆不知不覺地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吳先生經常與我談及他的生意。他與兩位同鄉共有一家公司，主營房地產，兼營進出口，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他曾想將業務擴展到中國。有一次他帶我去做市場調研：「下午三點多吳民權驅車帶我去Santa Mesa的SM超市，看看有哪些能出口到中國的商品。我幫他記錄了一些商品的名稱、商標、重量（體積）、包裝及價格（零售價）的情況……」（1992年6月26日記）另一次則帶我去看他在黎剎省的一處地產：「上午8:20吳民權開車來接我……我們驅車經過巴石、安蒂波羅、地禮沙、毛廊、呂納士、丹乃等諸鎮鎮，一路上飽覽南呂宋丘陵地帶的風光。最後於近十點到達比利惹社（Pililla）。吳民權的那塊地約七、八萬平方米……這裡依山傍湖，景色優美。」他一邊與當地人交談，一邊向我解釋談話內容。我還與他合計著這塊地

的用途。返程則參觀了著名的安蒂波羅天主教堂。（1992年11月21日記）就這樣在考察兼觀光中度過了愉快的一天。跟吳先生的相處，還真讓我長了不少見識。

與吳先生的大量接觸，使我與他能夠進行深度的交流。這是一兩次採訪所無法比擬的。訪菲回國後，吳民權的故事在我的腦海裡反覆出現，我也一再回味著他的言談舉止。

終於，在我的《現代中的傳統——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一書中，吳先生成了我開篇敘說的第一人。吳民權3歲時隨父母回到家鄉廈門，9歲再返菲，一家人定居馬尼拉。

我在書中寫道：「他至今尚能依稀記得當時的生活情景，故鄉的一草一木在他幼幼的心靈裡留下了深深的印記，直至花甲之年仍眷戀不已……在故鄉接受的傳統教育，儘管為時不長且是啟蒙性的，卻使他一生的為人處世遵循著傳統道德及其價值觀念而未逾越之。」1953年他奉父命自美返菲，主持父親的公司十年再交給其異母弟。1972年他不願以不合法的手段度過難關，又放棄了經營多年的服裝業改行做別的生意。兩次轉變都不利於事業的發展，卻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真正的友誼不因時空阻隔而間斷。1998年我在荷蘭訪學，在5月10日的日記中我寫道：「前天收到吳民權來信，他說，『歐洲的國家跟美國一樣，他們的人情世事太差，比不上華人。起初你根本住不適應，等到一個時期你就很自然了。恐怕你

會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就是西化了，你會覺得（具有）很獨立的性格。我曾住過美國兩年多，跟你現在遇見的事情同一樣。不要灰心，這對你有很大幫助，此後你才會覺得。』他的中文雖不大通順，但所說卻很有道理。特記於此。」這段日記被我引用至我的《思我往昔》一書中，並加上一句：「吳先生以他的親身經歷，解讀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並引伸至華人如何適應這兩種社會，讓我明白其中利弊兼得的道理。」吳先生真吾師也！

我與吳民權從鄉誼而友誼，由此擴展開來，更多的禾山鄉親進入了我的視野：「中午吃飯時，吳民權介紹我認識了孫裡祺（禾山田頭人）。飯後孫裡祺帶我去找黃慶夫（禾山塔埔人），又去找葉溫仲（禾山雙涵人）、陳彩琴（禾山嶺兜人）夫婦……孫又留給我陳炳安、陳永慶、王春利、黃錦獅等人的電話號碼，他們均為禾山人。」（1992年6月22日記）日後他們大都成了我的採訪對象。

吳先生是少數能說又會寫中文的第三代華人，同時還會熟練地使用英語。他有恪守中華傳統的一面，又有融入菲律賓社會的另一面。在他身上體現了一種融合了現代因素的傳統。2002年我第四次訪菲時與吳先生見了最後一面。數年後聽他在廈門的一位遠親說他去世了，但又語焉不詳，我因聯繫不上他在菲的家人，留下深深的遺憾。

時光渺渺，斯人遠逝。我心悠悠，覓其影蹤……

鄭亞鴻

寫在黃小梅《寫意紅梅》讀者分享會



近日，由泉州市豐澤區作家協會、南安作家協會主辦的黃小梅散文隨筆集《寫意紅梅》讀者分享會在古城豐州舉行。

我與黃小梅結識於文學，和她是幾年前在文友交往中認識的。此後，我們志同道合的幾位文友、攝友經常一起外出遊覽采風，相互探討文學，交流寫作經驗，彼此也就熟悉起來。

小梅說她上學時正值那個特殊年代，因此文學基礎較差。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她閱讀了大量書籍。她說她經常清晨一大早起來就看書，從書中吸取寫作經驗。功夫不負有心人，自2019年底在《泉

州文學》發表第一篇作品始，短短三年多時間，她已在各級報刊發表幾百篇(首)文章和詩詞，可謂收穫頗豐，2021年就加入泉州市作家協會，成為一名作家。她不僅寫散文隨筆，也寫詩詞，且較快入門，這些都和她虛心好學、勤奮耕耘分不開。作為一位女作家，小梅的文章有著女性的細膩和豐富的情感。她善於從日常生活中捕捉寫作靈感，在《小桌》《豆腐》中，她將夫妻間的平凡生活細節描寫得很溫馨；在《裝修逸事》中，又將裝修過程寫得有聲有色；在《團游眾生相》中，她將幾位遊客描繪得活靈活現……作家要有較強的觀察能力，我發現小梅就有這種能力。我記得，那次上山德化的泉州老知青組織到德化遊覽，她和我都去。「兩百多人的團

隊，無一人遲到，4輛大型客車，就這樣準時出發了。」在車上，她就對我感歎道。一路上，她觀察傾聽著老知青們的言行，將老知青們回第二故鄉的那種激動情景寫進《第二故鄉》。那天去的還有一些知青的親友，但有此觀察及感慨的只有她。她還是個快手，一趟南安向陽之行，回來後很快就寫出兩篇文章。

對寫作，小梅虛心好學。她虛心向老前輩請教，認真聽取文友意見。經常寫完一篇文章後，她會發給文友徵求意見，然後反覆修改，這也是她寫作水平提高得較快的一個原因。

小梅對文字非常認真細緻，在朋友送的書中，她經常能找出幾處錯別字或差錯。她說她之前開了一間文印社，印錯了

要賠錢，所以對文字很注重。這可能是一個原因，但不是每個開文印社的人都這樣認真。很多女作家，都是年輕時開始寫作的。像小梅這種已過天命之年的女性，很多人不再有夢想，安於當家庭婦女，這無可厚非。而小梅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她還有自己的追求，還有文學夢想。要操勞家務，又要讀書寫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堅持下來了，並從中領會到歡樂，感受到幸福。正如她所說，寫作「這只是一種執著和愛好，無關乎稿費，但一旦得以發表，則是欣喜若狂，深受鼓舞，寫作靈感進而迸發，內心一路向陽！」

毋庸諱言，由於寫作時間不長，小梅的寫作經驗還有所欠缺，寫作手法還有提升的空間，但相信憑著她對文學的喜愛，憑著她對寫作的執著，寫作水平一定會更上一層樓，創作出好作品。

小梅要我為本書作序，我先是拒絕，因為怕檔次不夠。後來想恭敬不如從命，作為朋友，此文權當對她這本著作的祝賀吧。

（2026年5月6日）